

# 骑行路上寻张籍

徐斌

春光正好，风和日丽，草长莺飞，山花遍野。我骑着自行车，沿得长江大堤东行。长江大堤安徽和县段总长40多公里，江上烟波浩渺，水天一色；岸边油菜花黄，麦浪如波。沿路另有樱花、杜鹃、石楠、白海棠等相伴，花叶俱发，移步皆景。此次骑行，也是为了寻找张籍老宅及读书台遗迹。

唐代诗人张籍是和县乌江人，乃吾乡先贤。他写过《秋思》《寄和州刘使君》等诗，与韩愈、白居易等人是朋友。张籍的七世孙、南宋状元、词人张孝祥《代总得居士回张推官》有言：“某家世历阳之东鄞，自先祖始易农为儒。或云唐末远祖自若湖徙家，盖文昌之后。”当代学者韩西山《张孝祥年谱》说：“张籍祖籍吴郡，其先人迁居乌江，居于若湖之滨，于唐末其后人迁至‘历阳之东鄞’。若湖，似即今栗木圩一带。”

若湖，就是今天和县乌江镇新圩及栗木圩，唐代时这两个圩相连，是一个万亩以上的大圩。我曾多次沿着圩堤骑行或漫步，圩区土地平坦，稻麦金黄，油菜花香，水泥路四通八达，村中广场有运动器材和大舞台，妇女们时常跳着广场舞。

长江大堤以石砌坡，固若金汤，2020年夏天，洪水来袭时，圩区依然安然无恙。圩堤厚实坚固，水泥路面，又少车辆行人，我骑着自行车，居然像只大鸟在飞。但在唐代，每到汛期，若湖要么因洪水无法及时排除而沉陷，要么因江水冲破堤堰而淹没庄稼茅屋。家家户户备着木盆，以备逃难，孩子们从小学习游泳，以备逃生。张籍的先辈实在承受不了水患，被迫搬至乌江街道。在我看来，若湖最多只有故居，不会有读书台。

乌江街道是老街道，有2000多年历史。我读初中的六年时间里，几乎每天都要在街道上走几遍，有哪些店面，有几条巷子，街道中间哪里少块麻石板，



我都知道。但我并不知道此处还有张籍旧居及读书台。

张籍老宅及读书台究竟在哪里呢？我每次走在街道，总是在寻找，有时觉得屋顶长满瓦松的林农家药铺相似，有时觉得门板布满沙眼的胡家秤店也有可能，有时又觉得非有七进房屋的范家布店莫属，但都不能确定。

最后还是求助典籍。《大清一统志》明确记载：“张籍宅……又有书堂，在乌江县东一里。”清陈廷桂《历阳典录》亦载：“张文昌（籍）有读书堂，在乌江东一里。”那时，乌江是个县，县治在现在的老乡政府处，曾改为城隍庙，向东一里有白衣庵，建有宝塔，所在村庄因此命名宝塔村。我上中学时，经常路过乌江街道和宝塔村。但我那时年少无知，竟每每与张籍擦肩而过。

我没想到到书画家林散之也曾寻访张籍。他是想与张籍谈论诗与书法么？20世纪30年代，他作《游白衣庵记》：“白衣庵距乌江右陇之原，为唐张司业先生籍读书故处……所谓白衣庵者，庵在唐时，殿宇甚壮丽，大木多可合抱……今则零落丘墟，榛芜野草，无可辨识，相与长叹者久之……”过了半个世纪，他仍心心念念地写道：“乌江江上之

左方，闻有古人读书堂。春深我去一访之，瓦砾满地草木荒。西去廿里张家集，唐有诗人名张籍。绝俗来住白衣庵，寝馈经史矜创获……”

我穿过麦田与油菜地，穿过开满荠菜花与萝卜花的小径，骑行至此，见一栋灰色瓦房门楣有“建设村宝塔自然村”的门牌，满脸刻着岁月风霜的房屋主人，搓着两手泥巴告诉我，村中早年瓦砾遍地，有的碎砖上似有字迹，可惜后来被村民拾走了房子和猪圈。微风吹拂，传来泡桐花的香味，抬头看树，那些紫色的泡桐花犹如远古的木铎。

再往前骑，东龙山建有张籍广场、张籍读书台。我曾与书法家邵川一块来此。我们猜测，主事者依据的材料可能是《江南通志·舆地志·山川》：“东龙山在江浦县西四十五里……县志云上有……唐张籍读书处，尚有遗址。”作家雪静在散文集《大美浦口》中或据此认为，“唐代诗人张籍出生在江浦林山乡（即现在桥林街道）燕窝张村”。

我本次骑行探访的终点就是燕窝张村。此村20多年前已拆迁，原址建造船厂，现在船厂也已拆除，徒留几根当初用以支撑厂棚的方形水泥柱。但我觉得此处非张籍旧居。一则此处离江边

太近，江水哗啦一涨，村庄矮下半截；再一哗啦，村庄淹没无影；二则《江南通志》只是记载东龙山有“唐张籍读书处，尚有遗址”，并未点明张籍生于此处。在我看来，此处距离白衣庵约5公里，张籍或许来过东龙山，并在此吟诗作对，故后人所附会。再说，林散之居住的江上草堂，位于白衣庵与东龙山之

间，他怎么从来没说过张籍老宅及读书处在东龙山呢？

至于张孝祥之言“某家世历阳之东鄞”，陈廷桂所说“今只知桃花坞为文昌读书处”，皆指张籍父迁居历阳县事，今和县历阳镇旧居及桃花坞张籍读书处遗迹尚存。离我家不远，是我晨昏散步的目的地。

我在东龙山下，倾听江水拍岸，俯看百舸争流，遥想陈年往事，发思古之幽情，颇有苏东坡写《石钟山记》、王安石写《游褒禅山记》的感觉，把酒临风，心旷神怡。我每次读张籍的作品，都仿佛在与他对话，他的笑容笑脸时常出现在字里行间。

上图：和县长江畔景色。  
下图：和县乌江镇风光。  
本文图片来自网络



行天下



# 兴安杜鹃红满天

鲁村

大兴安岭的杜鹃又红了，我的心也像兴安的杜鹃花一样红通通地绽放了。

15岁那年，我离开故乡山东，来到大兴安岭腹地的内蒙古小镇图里河。后来我虽因工作调动，几次转移了居住地，但从未离开大兴安岭的怀抱。兴安杜鹃几十年如一日地开了在我的心上。

我爱兴安杜鹃善解人意夺时开。我们常说“盼春”，足见春之珍贵。在故乡，我把春的真正到来定格在桃花盛开的时候。“桃花儿开，杏花儿败”，刚记事时的那个春三月我第一次听母亲这样说。

有人说大兴安岭的春天是个慢性子，有人说它是个软柿子，山里的孩子则说它是个懒孩子。我倒是常想，这“姗姗来迟”一语就是为大兴安岭之春量身定做的，而“望眼欲穿”便是专为盼春的兴安人备下的。兴安杜鹃知人心，它总是想尽法子、使尽力气推开那吱吱扭扭不愿告退的冬天，昂起头挺起胸奋力开放，许多时候它是浴着冷风、披着飞雪绽开花瓣的。

我爱兴安杜鹃开得落落大方，洋洋洒洒。不像有些花儿只深闺独锁，孤芳自赏，也不像岭上其他一些花儿，固居一隅，单打独斗，开得零零碎碎。兴安杜鹃是成群结伴开，开得一片片、一山山、一岭岭。

四月底五月初，兴安杜鹃不畏艰难、不辞辛劳，卷起层层红浪日夜兼程不停地北上，红遍扎兰屯月余，又红遍图里河，继续北上，直到红遍千里兴安岭。纵观红通通的千山万岭，酷似朝霞燃烧，又如红云坠地，红透了地，红透了天，红透了月，红透了日。走在红通通里，你会顿时心血涌动、激情澎湃，不须纵酒心早醉。

我爱兴安杜鹃，但很长时日里，有人让我说出兴安杜鹃的一二三四来，我总为难。我只能说花好、花多、花美，说它不用浇水，不用施肥，不用打药，就这样自觉、自律、自然地生长着，生长着。

自从结识了王老，我对兴安杜鹃的爱才更加结实了。王老是扎兰屯林业学校的老校长、植物学家。他立说的70万言《大兴安岭植物检索表》，国内外都颇有影响。王老酷爱花，他说爱花人会变得年轻，可不，他年逾七十似六旬。他爱百花，尤爱兴安杜鹃。我们每次见面，兴安杜鹃是必谈的话题。

赤县杜鹃八百种，兴安杜鹃最耐寒；沃壤肥土它不恋，荒山秃岭便为家；阳坡宝地她不争，阴处石缝喜安身。我也知道了，兴安杜鹃每年秋日便匆匆开始了花蕾的孕育，千辛万苦矢不渝，怀胎九月报春来。

兴安杜鹃最懂兴安人的心：花开方为春归时。今年，兴安杜鹃送花的时间更早了一些，刚刚四月下旬，漫山遍野便红通通了。走在红通通里，我的心血又涌动。  
兴安杜鹃哟，我可爱的春姑娘。

# 茶香西山

梁远辉



人间四月，春意盎然。清早，阳光初照，雾气开始散去但未散尽的时候，西山山岗上采茶人的身影，已经格外忙碌起来。她们在与时间赛跑，趁着云雾在山中慢慢退却，最后被阳光驱赶消匿的工夫，抢着采摘这黄金时段上乘好茶的嫩芽。

看着装满竹篮，绿盈盈一篮又一篮的茶叶，茶农们本累得不得了，随着这消散的雾气，悄然远去了。

尽管额头上缀满了汗珠，但她们的陶醉在这茶香弥漫的西山，脸上露出的笑容，被收获的喜悦孵化出一个个灿烂的特写，绽放得如此感动和迷人。

西山茶，这种生长在广西东南部桂平西山丹霞地貌沙质土壤中的山岗绿茶，得天独厚，受北回归线特殊地理位置气候的熏陶，又有西山自然地质乳泉般水液长年累月的滋润涵养，根吸石髓，叶映朝晖。

桂平的西山，茶香诱人。你看，路边的小店，林间的茶馆，点一两壶西山绿茶，再来一两盒西山茶饼，简单的吃配，就可呼朋唤友，招来满座茶客，慢慢品，细细细品。边聊边喝，侃山扯水，谈天说地，气氛和谐，其乐融融。

喝茶，确切地说，桂平当地的民众叫“叹茶”。一个“叹”字，足见桂平人的十分会“生活”，很有“享乐、享受”的“意”和“义”蕴含在里面，释放着中国人懂得康乐的悠闲、自在、舒适之幸福。

西山茶历史悠久，底蕴深厚。据《桂平县志》记载，西山茶自唐代西山高僧开始种植，

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明代，随着西山佛教文化的兴盛，西山茶作为僧尼日常必需的馈赠礼品，在粤、湘、桂等地广为流传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西山茶有一定的发展，种植和加工技艺都得到进一步提高。20世纪80年代开始，桂平大力发展西山茶。2010年，西山茶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。

目前，西山茶制作技艺已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、贵港市和桂平市三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保护项目名录。

桂平市政府因应时代发展形势，不断加强西山茶种植、制作技艺的保护和传承，广泛组织开展西山茶种植和制作技艺进农村、进社区、进企业、进学校等活动，赓续西山茶的优良种植与精良加工传统；又因地制宜，扩大西山茶的种植面积，做强做大西山茶产业，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，带动地方经济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。

云雾缭绕，风光旖旎。茶香西山，茶园芬芳。景区常纳新客，茶馆常飘茶香。游客来来往往，每天都演绎着新的美好生活。

上图：西山采茶人。 黎昌锐摄



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“人民日报行天下”

# 周洛峡谷 诗画之境

张恒

走进长沙浏阳境内的周洛大峡谷，像是走进诗画之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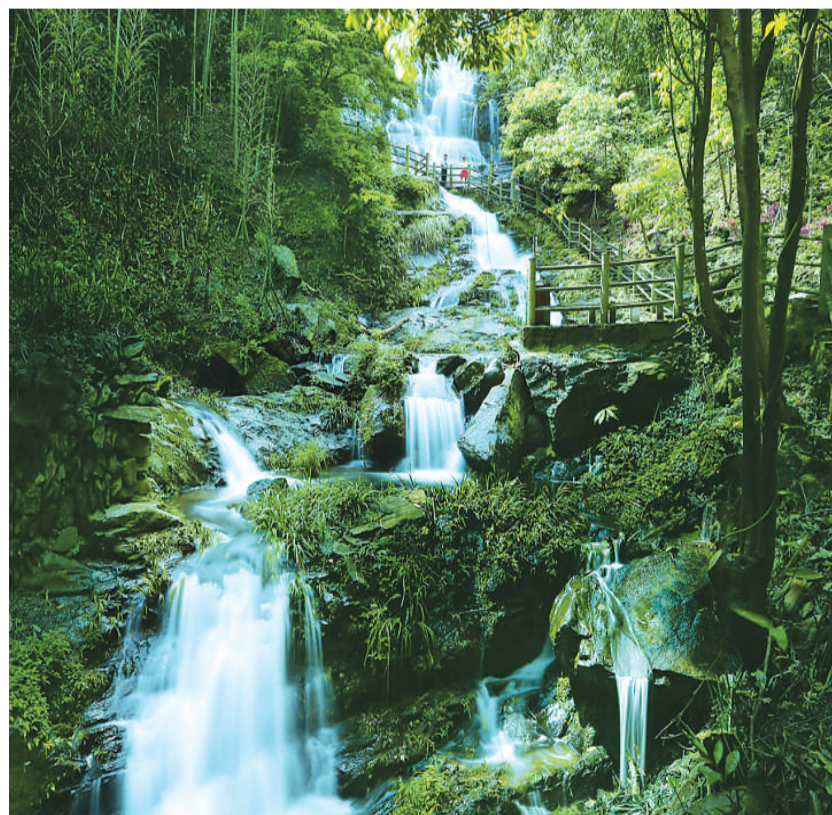
峡谷多石。驻扎在岩壁的石头或直立向上，或倾斜飞翔，毫不掩饰自己的峥嵘险峻，营造令人畏惧的惊险氛围。而那些匍匐在山岭、蹲立在溪畔的象形石，或像龟兔，或像猿猴，或像鸡犬，惟妙惟肖，栩栩如生，构筑和谐的生态景象。即使那些普通的石头以简约造型出现，也是遵循返璞归真、大道至简的艺术原理，很是贴近人的情感意愿和审美意识，一如诗中令小和画中小品。以画之形，彰显峡谷的幽深意境。

磐石，也叫关门石，十多米高，如一座关隘封锁着一处险要。顺着磐石往上爬，感觉能爬上云层，爬上仙境，爬到传说中神武真人修炼成仙的地方。想起明代画家徐贲的一首诗：“寸步每千虑，举动如踰蹻，心胆碎欲碎，毛发亦为寒。”这样的感受怕是只有走过磐石关才会有体验。

许多岩壁高不可攀，岩壁上含有的有机质随着亿万年的雨水侵蚀风化，形成了似斑斑墨迹的崖体，远远望去，像水墨画，亦像油画，还有版画的意味。可以说，这里的每一座岩壁都是美的造型，节理中布满诗的警句和画的色调。一座大峡谷，就是一幅大写意的画，一首意识流的诗，以惊天动地的韵味，把雄浑和瑰丽铺向天地之间。

峡谷亦多水，溪流、瀑布、水潭、暗泉无处不在。石头的坚硬加上水的柔美，使得峡谷始终像一幅正在风干的山水长卷，湿意氤氲。

仙剑瀑布由三级跌水组成，如“珠帘钩不卷，匹练挂遥峰”的主题画挂在那里。近50米的落差喷珠溅玉，仿佛是在用动漫特技演绎唐诗的豪放，宋词的婉约。而鸳鸯瀑布缠绵悱恻又不失气势磅礴，将“断崖疑画障，悬溜泻鸣琴”的意象植入人的思维。恰好有一只鸟掠过瀑布，那黑



色的羽翼和白色的水花在岩壁两边绿色草木的映衬下，带给人无限的想象。相对速度的叠加和不同颜色的叠加，呈现的不仅是画面，还有境界。总觉得这样的画面和境界，在古画里见过，在古诗里读过。

漂流和溪水汇集成湖。清澈的湖水倒映着蓝天白云，倒映着青山悬崖，让人感觉天有多高湖就有多深，山有多险湖就有多险。湖岸上树木缠绵，树荫下恋人缠绵，“情人湖”这个名字让人体味到一座峡谷的浪漫柔情。有鸳鸯鸟出现在水面，那种或游或晃的顾盼神态，是不是在等待八月十五月老邀请天下群仙相聚月亮湾赏月品桂、共度中秋？

周洛大峡谷的桂花天一绝。那两千株野生桂花，虬根盘石岩，青颜摇半空，好似一幅幅“米氏云山”图。真是难以理

解，峡谷岩石遍布，泥土稀少，给植物生长设置了许多障碍，而这片庞大而古老的桂花，却能在此扎根群居，演绎一阙命运抒情诗，可谓奇迹。

还不只是这些桂花树。很多陡峭的崖壁上，总是令人意想不到地长出造型别致的树木来，青翠的枝叶像太阳一样给人温暖。迷人谷上那棵低矮的苍松，斜着遒劲的枝干撑起一片天空，其超然的生命力呈现的不仅是生态意蕴，还有美学价值。在这样的树木面前，除了仰望和敬畏，更多的则是感悟生命的坚韧与执着。与其说是大峡谷孕育了这棵树，倒不如说是这棵树孕育了大峡谷。

这是一种现象的展示，一种精神的展示，更是一种境界的展示。  
上图：周洛峡谷。 资料图片